

最真实的抗战

唯一一个坚持到抗战胜利的
骑兵团的悲壮史诗

骑兵团

亲历者口述
一二九师铁血骑兵抗战纪实
QI BING TUAN

黄晓峰 著

骑兵团

亲历者口述
一二九师铁血骑兵抗战纪实
QI BING TUAN

黄晓峰 著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骑兵团 / 黄晓峰著. — 北京 : 西苑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51-0303-7

I . ①骑… II . ①黄… III .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2386 号

骑兵团

作 者 黄晓峰
责任编辑 刘小晖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政编码 100013
电 话 010-52470795
传 真 010-88637287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3.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303-7
定 价 39.80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 目录 CONTENTS

引 子 /1

一、1938年，当八路去 /2

二、扛枪挎刀骑大马，空手兵变“大刘” /10

三、漳河店伏击战完胜，初上战场大刘立功 /20

四、斥候骑兵，骑兵团的游击队 /31

五、铁骑护卫，“共产党员跟我上” /40

六、黎城整军 /48

七、征战鲁西北 /57

八、新来的团长训练轻骑兵 /67

九、奇袭武官寨 /78

十、铁壁合围 /85

十一、“铁壁合围”，共产党员集合！ /99

- 十二、在低潮中艰难地养伤 /109
- 十三、出乎意料的反冲锋，受挫孙甘店 /119
- 十四、雪耻，强攻南李庄 /128
- 十五、惨战 /143
- 十六、饥饿的困扰，苦中有乐 /152
- 十七、在武工队，锄奸 /161
- 十八、“孩子呀，不要死在老人前头”，泪别冀南 /171
- 十九、惩戒邵鸿基 /180
- 二十、“无人区”抢种救灾 /191
- 二十一、曾团长牺牲了 /201
- 二十二、血战双村营 /214
- 二十三、兵强马壮，大刘去了炊事班 /224
- 二十四、湖西反顽 /235

- 二十五、“南下旅游” /245
- 二十六、未遂的“成家计划” /255
- 二十七、那是最苦的年代，那是最好的年代 /266
- 二十八、魏二民 /275
- 二十九、再次负伤 /285
- 三十、全歼二十二团 /291
- 三十一、当连长了 /300
- 三十二、“骑兵一连——出刀冲锋！” /312
- 三十三、刀劈程道合 /324
- 三十四、我们胜利了 /336
- 三十五、反攻 /348
- 尾 声 /359
- 余 音 /365

引 子

抗日战争期间，冀鲁豫战场上曾经驰骋着一支被老百姓称为“黑马团”“红马团”的队伍，他们的番号是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三团。

这是一支战功卓绝的部队，也是唯一一个以乘骑作战方式坚持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红军骑兵团。在华北平原敌后抗战的艰苦环境中，骑兵们付出巨大牺牲并迎来了最终的胜利，他们剽悍的骏马和闪亮的军刀曾经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象征，在他们飘扬的战旗上，大写着“胜利冠军”和“哥萨克骑兵”的光荣称号。1952年，他们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的成员，参加了国庆阅兵大典。

时光荏苒，随着骑兵这个古老兵种退出现役，当年英勇的骑士早已经离开了战马。今天，我们只有借着一位老战士的故事，回到八路军骑兵中间，重温那段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感受抗日战场上的艰难困苦、体会英雄们的悲愤和欢乐……

一、1938年，当八路去

1937年，19岁的刘春雷在石家庄木厂街（现在的石家庄市中山路）的“顺义饭庄”当学徒。

他是河北南宫县人，家里有十多亩薄田，还开着豆腐坊买卖，应该算是小康人家的子弟。京汉铁路、正太铁路相继通车以后，石家庄从正定县的一个小村子变成了繁华的大城镇。刘家老人瞧着眼热，就把孩子送到城里学手艺。

“顺义饭庄”是个半大不大的二荤馆子，虽然办不了鱼翅燕菜，但一般的山东口味还算地道。店铺里窗明几净，十几张桌子铺着台布，墙上挂着仿制的名人字画，伙计们也收拾得干净利落。刘春雷16岁进门当学徒，头一年在伙房拉风箱，第二年上大灶蒸馒头，到第三年跟着掂弄炒菜锅，什么爆炒双脆、滑溜鱼片、软炸里脊之类已学得有模有样，眼看就能出师了。

可就在这时候，“七七事变”爆发，卢沟桥那边打起来了。饭馆里的客人议论纷纷，有的说，宛平县刨出个石狮子，背上写着东瀛人有二百年运道，天意难违；有的说，小日本的腿粗胳膊短，下盘厉害手上功夫弱，二十九军大刀队正是鬼子的克星，专砍他们的脑袋……

顾客聊天，伙计们不能插嘴，只能在私底下犯嘀咕。饭馆的老板倒是满不在乎：“石家庄这里，奉军走了晋军来、北军过了南军到，各路兵马那么多，还怕几个小鬼子不成？”

转眼到了9月份，情况不对了，国军的人马确实不少，可都在往回跑。马

厂丢了、沧县丢了，日本人眼看就要到石家庄，街上到处是溃散的败兵，个个垂头丧气，都说没办法、挡不住。饭馆老板这时候也慌了，赶紧收拾细软准备带着家人逃到西安去——西安是千年古都，能避鬼，当年八国联军打过来，慈禧老佛爷也是在那儿躲着的。

临走之前，老板给伙计们预支了三个月薪水。按他的估计，不出一百天，日本人就会撤走，“洋人就是要钱。到时候国民政府再签个倒霉条款，这事就算过去了。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什么没见过。”

饭庄关门歇业，学徒也就当不成了。于是，刘春雷收拾东西回南宫老家去。

南宫这地方属于直隶省（今河北省），巨鹿故土、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三国时候出了个武将文丑，被关云长一刀给砍了；民国时出了个军阀刘珍年，又被蒋介石一枪给毙了；如今只有个唱京戏的尚小云还活得挺好，“四大名旦”里头武功第一，可惜中看不中用。所以，刘春雷回到家乡时并没有当兵打仗的计划，每天跟着父亲四乡赶集卖豆腐，打算等日本人走了以后再接着学习炒菜，然后自己开个饭馆什么的。

一天，胡彦明和几位师兄弟找来了。

河北乡间有练武的习俗，小伙子刘春雷也学过几招太祖翻拳、三皇炮锤、赵子龙大枪，这胡彦明算是他的师兄。胡彦明家里穷，从小在“估衣铺”（卖旧衣服的店铺）里做杂工，东家儿子的腿脚有残疾，由他每天背着上学，先生讲课的时候他就站在外面听，放学的路上有人欺负残疾孩子，东家又叫他去练武当保镖。结果几年下来，少爷的本事没啥长进，当小伙计的倒学了个文武双全。

胡彦明进门就问：“梅花镇的事，听说了么？”

1937年10月12日，日军在距离南宫县不远的藁城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梅花镇惨案，2500人的集镇，竟有1500多人被残杀。消息传开以后，老百姓都有点半信半疑的，因为谁也想不到天底下居然会有这么兽性的军队。

“是真的？”

“真的，”师兄弟们嚷了起来，“有人去看过，被吓成傻子了。尸首堆成了垛、脑袋挂在树上、血水都流到镇子外边了……狗日的东洋鬼子，真是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杀呀！”

“小鬼子是想灭我们的种，窝在家里躲不了灾，要找靠山，要抵抗才行。”

“缩头一刀、伸头也是一刀，咱们投军去！”

“精忠报国，精忠报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敢情这日本鬼子不仅是要钱，还要咱们的命呀！刘春雷也被梅花镇的消息激怒了。都是学武之人，大家能有这份志气，他也不能当窝囊废，当即击掌同意一起去投军。

可是，正规国军早就跑得没了影，眼下，去投哪支部队才好呢？大伙犯了难。

这时候，外面到处都在拉队伍，五花八门的纵队、支队招牌多得数不清。征兵的人在桌上摆着油饼筐，谁去报名就给几个大饼子。只是，这些“油饼部队”服装杂乱、军纪败坏，各路“司令”不带兵不打仗却忙着娶小老婆，结果弄得是兵比枪多、官比兵多、姨太太又比官还多，别说打日本不中用，就连老百姓也不待见。

服装整齐、声势浩大的队伍倒确实有一支，那是八卦教的“六离会”。领头的人物叫做“法师”，戴着法冠穿着道袍手里拿着青龙宝剑，口中念念有词、嘴里还能“噗噗噗”地喷火。“六离会”的喽罗们都穿红衣裳、戴红头巾，胸前还围着个红肚兜，上写“封枪不发，化弹为泥”两排字，据说可以刀枪不入。当时，相信这玩意的人还真不少，刘春雷他们也跑去参加。

到了“六离会”的香堂，走进一间小黑屋，里面烟雾腾腾、气味呛人，一个油头粉面、妖里妖气的女子正陪着“法师”烧大烟。刘春雷定睛一看，认

识，抽大烟的这位外号叫做“小罗成”，平素玉面兽心，是个有名的二流子。大家心里一激灵，赶紧退了出来。

刘春雷的堂姐刘彩霞从街上路过，看见几个小伙子站在“六离会”的香堂门口，立刻变了脸：“春雷子！你要是敢跟着小罗成混，今后就别认我这个姐。”

“为啥？”

“黑夜里摸香，跟着他学不出好样来！”

原来，“六离会”的“法师”一般是在晚上升坛讲经（因为这时候变戏法比较容易），男女信徒聚在一个黑屋子里，好色之徒就时常借着烧香祷告之机，行一些不规矩的举动，被称为“摸香”。因此，正经人家的女子不会到那种场合去，更不会和这些二流子打交道。

彩霞堂姐是远近有名的美人，她丈夫是南宫县头号商铺“生恒百货”的大伙计，小两口都是本分体面的人物，平日里最好面子最讲究礼节，自然就不能容忍自己的堂弟与小罗成之类的痞子有接触。

找不到合适的军队，只好各自回家，刘春雷照旧推着小车卖豆腐。

当时，整个华北乡村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各种名目的地方武装打着“保家护乡”的旗号划分地盘、强取豪夺，和土匪军阀没什么两样。这些队伍一旦遇到日本人，不是望风而逃，就是卖身投靠，实在让老百姓非常失望。于是，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就要亡了。

血性青年们不服这口气，可一时间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听说吕正操带领的“人民自卫军”是真打日本鬼子的，胡彦明立刻就投奔了吕司令。可没过几天，他又跑了回来，说那个部队长官打下属、老兵揍新兵，让人受不了。“我当兵是为了打鬼子，凭什么要让自己人揍，想不通。”

就在大家惶恐焦急、举棋不定的时候，一支全新的军队出现在华北大地。

1938年，陈再道（1909—1993，湖北省麻城县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

★ 骑兵团

亲历者口述一二九师铁血骑兵抗战纪实

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独立旅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曾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1955年授上将军衔。）司令率领东进纵队挺进冀南大平原，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也带着一支骑兵部队来了。随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老百姓知道了一个响亮的名称——八路军。

陈再道司令的队伍刚到，就在平乡县设伏，歼灭一个日军中队，接着，八路骑兵又在石家庄外的公路上打掉日军一个小队，人民群众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如果你看见过几十个日本兵就把上千号国民党军队追得到处跑，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心痛得揪心。如果你看见一个日本人在街上走，所有的中国人都得向他鞠躬，你就会知道什么叫亡国奴。如果你东西被抢了、房子被烧了，这时候有人挺身站出来，哪怕他只消灭了一个鬼子，他也是咱们老百姓的救星！”

一时间，陈再道司令在河北被敬若天神，八路军也在民间流传中成为了天兵天将。

1938年5月，一二九师骑兵团来到南宫县，刘春雷第一次见到了八路军，看见骑兵们策马驰骋的英姿，他羡慕极了，发誓要加入这支威武神气的抗日队伍。

骑兵团此番到南宫县，除了创建抗日根据地，还有另外的原因。

八路军初建之时，下属三个师的骑兵部队都只是营级编制。直到1938年2月，奉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之命，一二九师骑兵营才正式改编为骑兵团。编制升格了，上级所提供的却只是一纸命令而已，需要补充的装备和人员，都得由部队自己想办法——这是共产党军队的老规矩，以前都是这么办的。

可这事轮到骑兵头上就有点为难了。枪支弹药可以向敌人要，新兵也可以在当地招，但战马却很成问题。靠缴获吧，一时半会的做不到，遇不上敌人骑兵，上哪里缴获去？花钱买吧，马匹加装具每套需要一百多块大洋，刘

伯承师长一个月的津贴才三元钱，土八路如何能有这么多资金？

想来想去，只有号召民众主动捐献战马。

可是，走捐献战马的路子也得有条件：一是要有时间，想鼓动老百姓把大牲口捐出来，非得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动员不可，仅靠战斗间隙的三言两语是办不到的；二是要选择比较富裕的平原地区开展工作，山区、穷地方的马匹少，老百姓想捐也捐不出来。

一二九师骑兵团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地点进行休整扩编，而恰巧，南宫县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金南宫，银枣强。”南宫县是冀南平原上比较富裕的地方。抗战爆发时，南宫县长刘必达（1951年被镇反处决）和手下的官吏逃得没了踪影，地方上顿时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南宫士绅组成了“市面维持会”，推举张紫绶为会长。1938年，“六离会”的头子李耀庭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又成立了一个“治安维持会”，这样一来，两个维持会之间就有了矛盾。

李耀庭当过北洋军的中将旅长，手下还有一帮“刀枪不入”的会道门徒，乡绅出身的张紫绶打不过他，只好向八路军求援。东进纵队义不容辞，当即开进南宫县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一二九师骑兵团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南宫县，深入城镇乡村发动群众，联合各界统一抗战。“豆腐刘家”的大门外也贴上了安民告示，署名的是八路军骑兵团政委邓永耀（1913—1939，湖南茶陵人。1930年入党，1933年参加红军，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参加过长征。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政委，1939年初，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同年3月在武邑东南与敌作战中牺牲。时年26岁）。



邓永耀

刘春雷从布告上看到了“共产党”的字样。以前，他只听说这个“均产党”专门抢富人家的麦子，被捉住了要被杀头，所以总以为“在党的”一定是些凶猛强壮的绿林人物。现在才知道八路军就是共产党的队伍，领头的不过是些半大小伙，宣传队里更是一群男女娃娃。

八路军来到镇上，大家都觉得好奇。一伙穿军装的外乡人，见面就喊大叔大娘大哥大姐，从心里往外地透着和气，一有空就开讲共产党的主张、讲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民众奋起抗战，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日本鬼，矮矮矮，矮鬼心肝大如锣，抢了朝鲜抢台湾，抢了东北想黄河；

日本鬼，矮矮矮，矮鬼不如咱人多，大家团结一条心，鬼子难把咱奈何；

日本鬼，矮矮矮，不揍他不知道错，消灭日本侵略鬼，争得太平安乐窝；

.....

小兄弟，正年轻，国家有难去当兵；

去当兵，真英雄，勇敢杀敌向前冲；

向前冲，打胜仗，父老乡亲得安康；

.....

“那之前我们没见过这个，真觉得新鲜。唱歌演讲的，挺热闹，吸引人”，“老百姓不是没有觉悟的人，谁是真抗战、真爱民，听一听看一看就明白了。只要真正是人民的队伍，砸锅卖铁也会支持你。”

民主政府建立起来了，战地动员会、抗日救国会成立了。人民群众热情地拥护八路军，刘春雷也拿定主意：投军打仗，当八路去。

胡彦明是头一个参加八路军的，“估衣铺”陈家和卖木炭的秦家联合买了一匹马，敲锣打鼓地把他送到了部队。看见胡彦明骑着大马、披红挂彩的那么威风，伙伴们都羡慕极了，刘春雷更是整天嘈嘈着要买马。因为，人家八路军的告示上写得清清楚楚——欢迎爱国民众自愿捐献战马，欢迎有志青年踊跃从军报国。

自备战马当骑兵，那是双份的光荣！

小买卖人家，添置一匹大牲口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刘家老人被孩子闹得没办法，只得向开车马店的本家大伯咨询。没想到，大伯二话不说，从轱上卸下一匹大红马：“别提钱！你舍得送儿子去打仗，我怎么就舍不得一匹好马。”

彩霞堂姐也觉得当八路是件光荣的事，赶紧为弟弟准备了军服和挎包。其他亲朋好友有送腰带的、有送饭盒的，再加上刘小伙自己的漂亮马刀，真是除了没有枪，别的装备都齐全了。

马刀是刘春雷从石家庄带回来的。“那是把好刀，俄国货，刀身是直的，比一般的军刀长，能砍也能刺。”

还是在石家庄的时候，有个国军逃兵拎着这把哥萨克战刀去当铺换钱，当时兵荒马乱的，当铺不敢收凶器，于是这家伙就满世界叫卖。刘春雷练过武功，也喜欢刀，可是他没有钱，当学徒的工钱少，过年时老板给他置办了一套衣裳，其中有一双缎子面的布鞋，能值一块大洋，算是他最值钱的财产了。于是饭馆伙计和当兵的蘑菇了半天，终于拿这鞋子换了马刀。

临出发的时候，刘春雷来到爹娘面前，双膝跪倒，口中念念有词：“父母大人在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孩儿此番告别，投军报国去了。”说罢站起来得意地直乐。他觉得自己的戏文拽得真不错，却没注意到老太太已躲在一旁哭得跟泪人似的。

这也难怪，那时候，他才19岁，年轻人还不懂得做父母的心。

就这么着，在亲友们的鼓励声中，小伙子刘春雷翻身上鞍、策马扬鞭、欢蹦乱跳，投奔八路去也！

二、扛枪挎刀骑大马，空手兵变“大刘”

1938年5月，一二九师骑兵团驻扎在南宫县城。

刘春雷来到军营门口，站岗的哨兵拦住问：“干什么的？”小伙子见到当兵的还是有些发怵，吭哧了半天才说了句：“我……我找胡彦明，他是我师兄。”

哨兵也愣了，胡彦明是谁呀？不认识。

正不知该怎么办，从营房里面走出个背盒子炮的八路军干部，笑嘻嘻地打招呼：“小兄弟，是来报名参军的吧，欢迎欢迎。”

这干部带着小兄弟去团部办登记，一路上问长问短，叫啥名字？多大了？家里有些什么人……还找出大红纸、张罗着给捐献战马的家庭写感谢信，周围的人都喊他邓政委。

邓政委？就是那个在布告上签名的骑兵团政委邓永耀？这么大的官还这么和气，刘春雷顿时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可是，接下来遇到的人就没这么客气了。

到了新兵营，耿协福营长正和侯洪臣教官正在屋里下大棋（象棋），看见新兵蛋子进来，上下打量了几眼，喊一声：“来呀！马牵走。”立刻就有人把大红马牵走了，两位领导又接着下棋。

没人发话，刘春雷只好在屋子当间傻站着，等了好一阵才怯怯地问：

“那个……枪……我的枪在哪？”

“枪？不急。先训练再说。”营长一抬头看见马刀了，指指桌子，“把军刀留下。”

“不给！我不给！”小伙子急了。这把哥萨克刀可是自己的宝贝，不发枪还想抢我的马刀，没门。

耿营长也没想到新兵会有这么大火气，愣了愣，挥挥手让他走了。

第二天，刘春雷就倒霉了。

先是在准备马料时候挨了骂。当时，为了给战马增加营养，要在草料里添加料豆，这料豆是先用盐水煮熟，然后再炒干备用的。刘春雷干这活不在话下，他一边炒豆子，一边抓了一把搁在嘴里闲嚼（估计这是他当厨子时落下的习惯），结果被侯教官看见，训斥一通，说他“跟牲口抢食”。接下来再去刷马，小伙子没留神，让战马把枣树的树皮啃掉了一圈，耿营长知道后又是一顿臭骂。

这下子刘小伙有情绪了，他觉得领导为这么点破事刁难他，摆明了是惦记着自己的那把好刀，于是拎着马刀去找耿营长，见面就说：“这把刀我不要了，请长官以后别再跟我过不去。”

耿协福没吭气，把刀收下了。晚上就召集新兵开会，营长和教官首先检讨了自己的态度，然后就宣讲部队的纪律和共产党八路军的群众政策，一条一条说得详细在理。刘春雷心说：这八路军当官的给当兵的道歉，规矩还真是不错啊。

八路军的规矩好，八路军的规矩也大。

当时，骑兵团的兵力只有三个连外加一个营。三个连都是正宗的红军老底子，战马配齐了，战刀却是五花八门；另外的这个营是新兵训练营，只有一百多人，四十多匹马，没枪也没刀。

新兵营和老连队是分开训练的，新兵们很少和老兵打交道。这里面有个